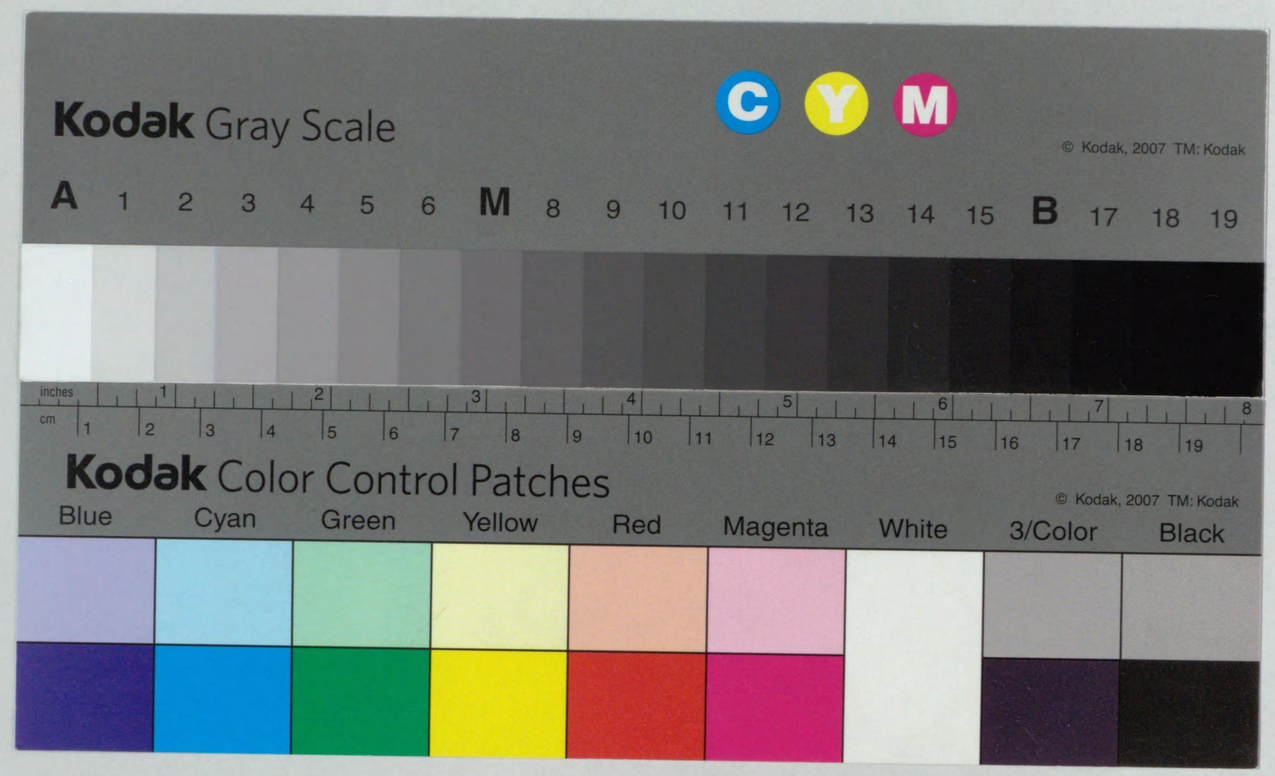


216 1·71

政院傳教

坤

政院傳教
坤

觀卿狀啓承命南下之後不幸唐官
構造意外之謗極為可怪此亦似不必
辨明而徑置先歸實所未安且經
理到新寧聞其來否則尤不可任自
退處卿其追隨陣後查檢諸事
盡力措處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祈
左副承旨李 簽
尹承勳柳永慶成泳以敵體衙門同
在一處號令雜出不無彼此牴牾之

辭前因尹承勳狀啓已令三道管粮
官皆就緫督使相議處置矣觀卿
狀啓果為如此則永慶並稱分曹堂
上凡事皆令通融相議於尹承勳歸
一施行之意更為馳諭卿其知悉事
有
旨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左副承旨閔

今見南北恭狀啓則慶州粮運甚
急若大軍之方在其處而粮道不
繼則大事去矣卿其董率管
粮諸臣使之晝夜催趲毋致缺之

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右承旨韓

廣州新院居私奴貴山寬

福等曾因鄉[illegible]啓辭因禁

其中一人將為行法而今

見承旨韓浚謙書啓

鄉南下時有[illegible]啓稟欲送

之意云其間曲折鄉其

詳悉馳啓事有

上曰

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領議政柳 開坼

京畿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坼

今見李德馨狀啓及稟帖則有機關極
重之事當與大臣商量卿其急
速上來事有
旨

左副承旨金 [illegible]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無京畿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坼

右副承旨尹 [illegible]

當此危急之日政府大臣或出或病
台座將空廟堂籌畫殊似疎虞卿

其止往京畿經理後上来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無京畿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府

省劄為卿深謝須四人多先出家屬而論者及為咎

同副承旨尹

予其說無所不至予果不任私憤之際論劾者又只擧數人而塞之其時適有大臣家屬出去之說傳播人無不知之故因其論啓而偶及之後見筆諫啓辭剛果是誠傳也當付之一笑豈可以此辭職乎卿宜勿辭斯速上来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兼京畿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今聞倭賊一運出沒於晋州宜寧之境
一運由洛東江上來云不無直向京
城之慮忠州雜駐兵摠兵一枝之
軍而形勢孤弱上流防禦亦甚虛
踈京畿防禦使抄擇精兵進駐於陰
竹竹山之境逕爲忠州聲援事有
旨
萬曆二十年八月初十日

兼京畿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左副承旨金 [illegible]

聞兇賊初三日已陷晋州賊勢甚熾卿
率兵宜於忠清京畿地界賊路最

緊處把守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兼京畿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兵家制勝唯在於紀律而國家自變亂之後

右副承旨權 [illegible]

[illegible]

專事姑息列將棄城而奔潰士卒望風

而逃竄一遇零賊輒懷偷生之計一敗

塗地以至今日皆由紀律不嚴之故

也豈不寒心自今以後各別嚴明號令

申勅將士以肅軍律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兼京畿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朝廷多有議處之事卿其
巡審畢事後斯速上來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右副承旨許

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右承旨李

當此危急之日機會措處有萬
不同必須及時周旋庶有可望而
卿以首相南下已久勢雖出於不獲
已今則大軍姑退而此處措置之

事日急卿不可不速還茲遣宣傳官
賫密符往去其慶糧餉芻草器
械等事卿其分付於總督諸臣丁
寧告戒後星夜上來事有
旨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觀卿書狀具悉曲折 右承旨許

旨勿待罪事有

萬曆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東京畿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行大都承旨李 奇

今見卿書狀以卿在外而外
之務勢難相顧請遞卿本
職大臣不可輕易遞職卿宜
勿辭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東京畿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奇

即見唐哨探張益報稱倭賊於十
二日酉時圍住南原東西二門各放

左副承旨金 奇

鎮砲攻打云賊勢甚熾前面防
備鄉其急急措置事有
旨
萬曆二年五月十四日

無京議等四道巡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折
左副承旨金 啓

時事日急首相不可一日在外卿
其斯速上来事有
旨
萬曆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無京議等四道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折 啓
右副承旨權 啓

固守京城防備江華兩件事經理懇教
丁寧其為我國致念實出於誠悃江華
防備諸事十分嚴勅以待經理將
官出来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

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觀卿狀啓良用爲慮此
時卿不可在外卿其省覩
後斯速上来事有

旨

萬曆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

議政府領議政兼四道都體察使柳　開拆

兩

天使委遣劉朝臣要討陪臣二酋
同往日本此乃國家莫大之事
不可不待卿之来而議定也聞
卿於驪州等處欲興防禦
使聚兵習陣云若然則必多
留滯卿其斯速直還事有

旨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

諭兼京畿黃海咸鏡平安道
都體察使議政府領議政

柳成龍

卿體察四道責任甚重凡節
制以　應等事有教書憲
或有予與卿所獨斷處置事
非密符莫可施爲故賜押
符三符卿其受之故諭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開拆　同副承旨李
即見李提督則深以我國軍兵善遁爲戒

請加嚴勅以爾軍律曰本國軍兵雖不能進
戰但能把住則大軍可以因勢大舉擊而每先
奔潰云前日
天兵戰於碧蹄之後提督咨中已有此語極
為痛駭茲以我國將士失律者悉自處斬
事已請于
天將矣此意卿可通諭諸陣萬令提督既
有此言則前日奔北之將亦不可掩置碧蹄
之戰未知何將奔北
卿其詳覈啓聞且卿既膺推轂專制閫外
諸將之用命不用命亦在
卿節制之如何卿其十分振勵毋令和前
怯懦以濟大功事有
旨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　開拆　右副承旨沈

權慄以孤軍當大賊接戰終日而諸陣將帥
在可救之地無意繼援極爲駭愕卿其與都
元帥金命元相議詳覈摘發並皆捉致軍
門決杖治罪如有罪犯甚重不可輕治者別爲
啓聞按律定罪事有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開拆　右承旨柳
令觀卿狀啓賊勢復肆鴟張極爲可
慮目今軍兵別無見在勦捉者而已玆令持卿狀
啓陳悉於捉送之後又令奉道原任之將
如李鎰金應瑞朴名賢鄭希亨等及行
在侍衛之中慣戰驍銃者十餘人使之聽
卿節制卿其申勅諸將官糾集官義

吾以措理防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臣閔
觀卿狀啓軍以無糧散亡民以捐
粟爭先云朝廷本意則本不如
是而迎末奉使之人募粟之官不
體此意苟歛鍋鉢貽弊多端物論
騰播故已罷諸道募粟之官矣如
有仍前侵剝致擾民間者卿其摘
敎啓聞事有
旨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今觀宋侍郎移咨以不爲獻馘爲非
前剔首級皆輸納于查撿兵矣今後
首級倭物勿送于查將直送于行在
所事有

旨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工曹佐郎李貴等兩莫雜穀三百六十六石依
卿狀啓
天兵粮餉外添補我國軍粮俾免數日飢餓之
患戰馬送於軍中至如牛隻則固當用於
天兵支待而但聞京畿一道經變之後牛畜蕩
盡耕種未由極爲悶慮限農月分給窮民畢
耕種後用之於供饋似爲便益其他木綿紬
交織布則軍中別無用處而此處

天將接待之時事事皆宜
事卿其知悉事有
旨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開拆同副承旨李
令觀接伴使韓應寅狀啓李提督招譯官謂曰
我不出三四日當向東前去倭國之兵勿論壯弱皆
變着青黑衣衣袖亦須尚狹一依
天兵模樣聽我指揮云云助聲勢可也今若不遵號
令當以軍法從事一切不饒此意急啓國王行文于

各處將官星火舉行而軍數多多益善事勢可付云
用兵之道以精銳進攻而多以弱兵助其聲勢則莫
不勝矣環嶺官義之兵無遺重聲使之合勢連營
而進一舉殲盡使倭甲不囊可矣但所用唐制戰袍猝
難備辦前日在義州時造作唐服三百餘件未名
賢等持去陽德今又責向軍前矣今可取用此外
四五百件即令該曹急速造作星火下送矣且今
送銀二百兩卿其以此為圖出王子之資而慎

旨

勿泄和事事有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　開折　左副承旨
觀卿狀啓金敬老罪犯極重而
大將使之伐貢死立功似難遽為處斷
徐為議處亦為未晚李純一贖去標
信卿其姑令上送事有
旨

柳三變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初一日

都體察使　開折　右承旨柳三變

今見宋經畧移咨倭賊陸擊衆出城五
里許下營留
咨見還遣我將令約束相應會
兵攻勦已令李提督進師追勦先遣右右
協副將李如梅張世爵統
率大兵前進又

今督盡力剿截劉延川兵繼進又令陪
臣尹根壽轉啓速發無符歸令慶尚令羅卒
道整頓水陸軍兵其陸兵令知兵陪臣統領
前赴擇精標下其水軍星夜催精令知兵陪
臣統領俱送海中并近帶明火飛箭共七隻
分布各船逸出釜山東萊各鎮水次停泊其
船多寡則多寡善善仍令水兵將領偵探倭衆將
到海口約有一二日程從大燒賊船多寡進止機
宜速聽擇精及督盡調遣務使各備大槽擇
細一應軍兵所用粮料速行議處但不許各
陪臣不聽約束輕試其鋒擅自抛警截殺使彼
知覺得以先事預備以誤遠謀如遠警擧水陸軍兵相
照依咨文內事理設法進兵大機云卿其
體察使豐原府院君開拆同副承肯沈
都
萬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罔脫王子設策非一再迄無寸效今者
天兵已授平壤威聲所及必破北賊之膽
乘此機會誘以利害計或可施若罔遂
沈將于北善辭脫還亦不無萬一之冀
故已將此意言諸陪行譯官矣卿其十
高度觀勢周旋事宥
旨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開折右承旨柳
令觀李德馨狀啓果川縣監金德海以馬草
差使員托以措備京城馬草不告經去冨平府
使高薰監司累次傳令招來而托以輸入粮草
還去無形影都事鄭燁不有監司之令退坐他
邑前牧使朴已百俄憚本邑告病入江華至於
撿勅自己支供云極為駭愕卿其並為推致一一
後重決罰其中尤甚者先斬後聞事宥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豐原府院君柳　開拆

左副承旨鄭

今觀卿上疏具悉卿意卿以元勳大臣退居荒野令本道給俸實出於繼廩之意而今又辭之予甚缺然優待勳舊禮宜如是豈以無事而食爲辭不體朝家之盛意乎卿其安心勿辭事有

旨

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三日

豐原府院君柳　開拆同副承旨洪
今此三功臣會盟祭退定於來九月十三
日卿其臨時上来事有
旨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姜

豐原府院君柳　開拆右副承旨
觀卿疏辭知卿有病未得上来良
用缺然今則會盟祭退定於九月十
三日卿可從容調理来參況錄勳一
事尤不可辭事有
旨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豐原府院君柳　開拆右承旨李
今次仲朔宴時卿其及期来參事有
旨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初七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　開拆

右承旨柳[illegible]

玄蘇賞格極重周旋告于李提督使提
督兄弟捕斬者然可矣今觀黃海監司
柳永慶狀啓玄蘇首級或云僧智淳所
斬或云金敬老軍中所斬故玆以智淳
所斬四級敬老所斬二十五級赴提督軍
前令陪行宰臣措辭以告曰
天威所及平壤遁賊救死不暇下邦之人
雖回其病瘡狙擊斬獲實藉
天兵逐北之餘威其實皆
天朝之功也況本賊先被李游擊射傷匍
死一聽提督處分可也卿其措辭善告
事宥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　開拆　同副承旨鄭[illegible]

令觀卿狀啓

天將先鋒已到七站而前頭粮餉愈遠愈窘百爾思之接濟無策姑以護衛軍八十名東宮侍衛軍有馬者八十步兵一百三十名胡南義兵有馬者四十餘步卒三十餘寧邊護衛軍五六百定別將押領受順安官一所儲穀而去平安黃海兩道守令倘養騎卜馬各出二匹

天兵所在不遠處則以其官所儲穀輸去稍遠處則受前頭所儲穀而輸去平安道平壤順安江西永柔龍山咸從龍崗江東三登祥原中和慈山三和黃海道各邑不分遠近隨其殘盛且觀其經亂與否分數等或馬七百匹人丁六百匹人丁五百或馬五百匹人丁四百或馬四百匹人丁三百或馬三百匹人丁二百以其官所儲穀輸運於

天將所在處似當且各處義兵無遺括出使之輸轉粮餉以供

天兵違令則其將并依軍令施行允此數条卿其商確處置及期輸運事有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都體察使豐原府院君 閣拆 右承旨 柳 [illegible]

令觀都元帥金命元狀啓黃海以東守令諸將皆謂命元為平安道元帥無意聽從云曾以卿與命元隨

天將所往並為節制事已為下書而軍律不嚴不即聽從極為駭愕卿與命元直導前吉監

兵使以下守令諸將不遵節制者一切先斬
後聞事有
旨

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議政府領議政柳
卿呈辭歸覲雖
目今南賊尚未渡海西邊又有警
報國事艱虞甚於前日此豈大臣
顧念私家之時乎輕易去國物情
悶鬱卿其停行還來事有
旨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初七日

議政府領議政柳開折右承旨崔
今見卿狀啓始知陳遊擊中丸
退調極為慰惻即遣閤慰官

部將金壽男持揭帖禮單馳
進避擊所住處措辭支應卿
其知悉事有
旨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議政府領議政 閒拆 右承旨李 尊

觀卿狀啓大丘一邑蕩敗已甚不可一刻
無守令事既已知之新府使李興宗以
本道之人戰功素著方在戰所故
已為差下除朝辭赴任矣卿其知
悉事有
旨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

議政府領議政柳　開拆

觀卿狀啓一家情私固為切迫等
今國事岌岌南北憂虞日急一日
凡百策應不可暫刻遲悞而裁決
軍務首相為尤重朝議皆以卿不
宜暫離廊廟云且卿母近將上
来于原州今雖不往歸省不遠卿
其斯速上来事有
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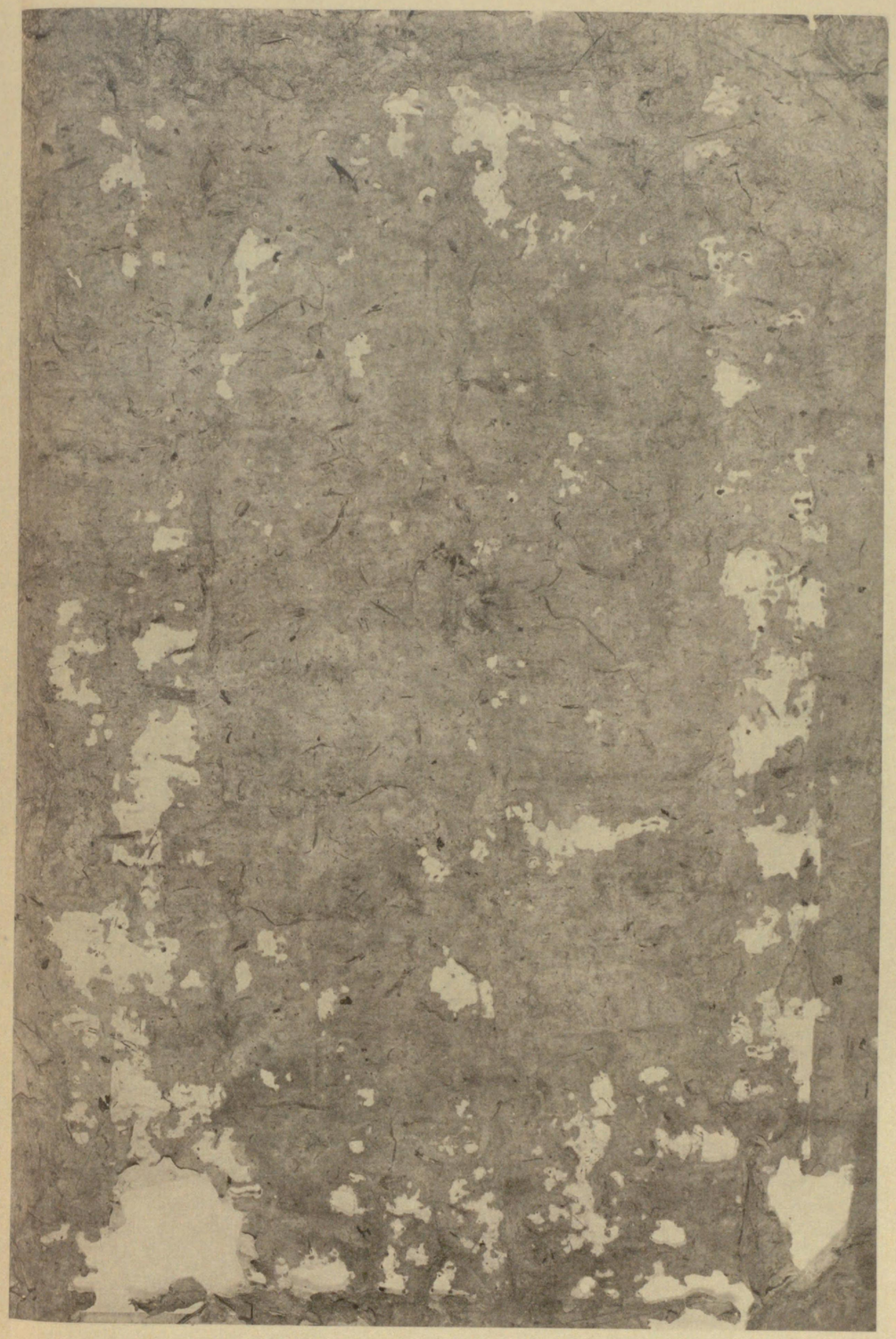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豐原府院君趙　開拆

同副承旨尹

今此三功臣會盟祭定於
来八月十九日卿其乘駟上
来叅祭事有
旨

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



216
171

景印參百部
第一六七號

昭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印刷
昭和九年九月三十日發行
（朝鮮史料叢刊第五
政院傳敎與付）

朝鮮總督府

印刷所　京都市新町通竹屋町南入
便利堂